

# 叫我乳名的那个人走了

周脉明

“二儿啊，你什么时候回家来看看啊，咱家现在可好了……”

“二儿啊，以后别往家里寄钱了，现在家里比以前好过多了……”

“二儿啊，我叫你小名你不生气吧……嘿嘿，我叫惯了，改不了了……”

“二儿啊……”

父亲去世前一个星期的晚上，我和父亲、母亲在视频聊天时，父亲在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的乳名，在叮嘱着、责怪着……旁边的母亲还不时地插上几句：“孩子都50岁的人了，他的女儿都上大学了，你怎么还‘二儿二儿’地叫孩子的小名啊？”

父亲笑笑说：“他再大也是我的孩子，50年了，不都是这么叫过来的嘛……”

听着父亲和母亲二人在手机屏幕里拌嘴，我没有做声，耳朵在听，心在品味父亲口中的声声我的乳名。

在我们当地农村，父母口中的“小名”就是“乳名”。小的时候，听到父亲呼唤我的乳名是一种享受。

由于父亲常年患有胃病，身体健壮的母亲就顶壮劳力去生产队参加劳动，父亲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煮夫。当我在外疯淘，忘记回家吃饭时，听到父亲的“二儿啊——回家吃饭了——”我就像军人听到撤退的命令一样，立刻往家跑。我上学后，吃完饭背上书包还没有走出家门，父亲会说：“二儿啊，好好走路，到学校别和同学干仗，放学早点回家。”放学回到家，父亲就会说：“二儿啊，赶紧洗手吃饭……”后来我进县城上学了，每天听不到父亲的呼唤了，一时还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有一年夏天，天气异常炎热。一天下午两点多，我正在教室里挥汗如雨地上自习课，忽听教室门口传来一声：“俺家二儿是在这个班里不……”教室里几乎所有的目光齐刷刷投向门口：只见父亲头戴苇席编的草帽，穿着一件粗布半截袖，敞着怀，古铜色的脸上流着汗水，手里托着一瓶桃罐头，两只眼睛正在极力搜寻着我。

“哈哈……”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尴尬地把父亲迎出了教室，父亲把那瓶桃罐头递给了我：“今天是你的生

日，今年是你本命年，你妈让我把这瓶桃罐头给你送来，吃了免灾的。”我们那里流行本命年生日吃桃罐头的习俗，意思是人多灾多难，只要在本命年生日这天吃上桃罐头，就能“逃”过灾难。

我接过桃罐头，看着父亲汗涔涔的脸颊，晒得通红的面庞，我流泪了：从家到县城学校，80多里地的路程，不知道父亲是如何顶着炎炎烈日一步一步丈量过来的。

后来，我背井离乡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鹤岗矿区，与父亲的联系就靠书信。父亲不识字，他在请人给我写信时，称呼一直用“二儿”这两个字。帮他写信的人数次建议他改一下对我的称呼，但是都被父亲摇头拒绝了。父亲说：“不改了，就这么叫吧，这样叫小名就像二儿还在家里一样。”

于是，即使后来有了电话、再后来有了电脑、智能手机，在父亲口中，“二儿”似乎就是我在地球上注册了的唯一的名字。

而今，父亲去世了，那个叫我乳名的人走了，我再也听不到那沾满父爱的声音了……

谁把一架蓝色瑶琴  
遗落在流光岭大山深处  
云儿擦拭，鸟儿拨弄  
弹奏一曲亘古的高山流水

游艇激情  
迸射出新时代度假村的强音  
钓者打坐  
欲洗濯内心的喧嚣和噪音

今天  
我只想是流光湖畔一岸柳  
随风起舞  
日夜聆听你蓝色的旷世恋歌

流光湖之恋

谭喜爱

## 掰着手指指数幸福

马亚伟

同学聚会，苏小玲未到。大家开始酸溜溜地议论她：人家现在是贵妇人，哪肯轻易出场。她有啥呀，不就是命好吗。

苏小玲在学校的时候，默默无闻，貌不惊人，才不出众，平凡得跟墙角的小草一样，谁都没有注意过她。可是，毕业没几年，她竟然钓到一个十足的“金龟婿”。老公“高富帅”，实在让人羡慕。如今她的小日子，让我们羡慕得眼都绿了。女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起苏小玲上学时的事，说她上了几年学，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她的名字；还说到她给男同学写纸条被那个男生当场曝光的事……大家哈哈地笑着，把羡慕嫉妒恨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这时，一直在角落里不发一言的王玫突然说：“别人的幸福是远处的风景，与你无关。把握自己拥有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她的话一出口，大家都为自己的狭隘心理惭愧地低下头。王玫接着说：“其实呢，我了解苏小玲，她的生活也有不如意的地方，今天她没到，不是什么耍大牌，而是因为儿子的病。她儿子从小就有病……”我们面面相觑，唏嘘不已。

王玫接着说：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有缺口的圆，都有不完满的地方。人要把自己的幸福清点清楚，珍惜属于自己的一切。”说着，王玫伸出手指说：“来吧，我们掰着手指指数幸福！我先来，第一，我身体健康，所以幸福；第二，我父慈子孝，所以幸福；第三，我工作上成绩，所以幸福……”她一口气说了很多。其实，我们都明白，这些年她做单亲妈妈很不容易。

受王玫的感染，大家也都开始真诚地掰着手指指数幸福了。同学聚会总是能够让人觉得时光倒流，回到往昔岁月一样。大家喝了点酒，似乎都忘了今夕何夕，只是觉得眼前的面孔熟悉又陌生。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人，在不同的路上行走，走出了不同的人生境况。我们一群中年人，像幼稚的小学生一样，一起数幸福。

我说：“第一，我孩子虽然不太漂亮但是很聪明，所以幸福；第二，我的老公虽然平凡但是特别爱我，所以幸福；第三，我有一份工资不高但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所以幸福；第四，我们一家三口经常去郊游，享受自然，所以幸福；第五，我能在周末的时候睡个懒觉，还能躺在床上做白日梦，所以幸福……”数着数着，我的手指都不够用了，大家哈哈大笑，继而热烈鼓掌。他们在为我的幸福喝彩！原来，每个人都是值得羡慕的。

接下来，别的同学继续掰着手指指数幸福。大家的幸福各不相同，但又那么相似。每个人的幸福，都是微小的，习以为常的，甚至曾被我们忽略的。原来，幸福一直都在，在我们的手指上，需要细细地数一数，才能聆听到幸福的回音。

掰着手指指数幸福，你会发现，你的幸福不比别人少。不要总仰着头，羡慕别人的幸福，低下头来数数自己的幸福，然后把幸福牢牢地握在手心里。

喜悦挂树梢

毛毛  
摄



## 挑嘴的孩子母亲记挂

张振勇

不知我的味蕾是不是与众不同，长到四十多岁，所有果蔬小菜中最喜欢吃的是苦瓜。离开老家二十多年，苦瓜依然是我夏季果蔬里的最爱。

小时候，老家的房前屋后，这里一蓬那里一簇到处种有苦瓜。那时，我对老家的苦瓜情有独钟。而其他果蔬，比如黄瓜豆角，只是简单吃点，茄子基本不吃。这可难坏了那时的母亲，在炎炎夏日为我的饮食操碎了心。

年轻时回家休假，那时母亲种了好些苦瓜等我回来。正值炎夏，正是苦瓜疯结的时候，苦瓜产量可以达到一天一餐的程度。我对苦瓜乐此不疲，这可拖累了正在长身体的小妹。连吃几天苦瓜后，她看到苦瓜就反胃，并向我提出严正抗议。母亲做小妹的思想工作：“大哥一年回家一两次，住的时间不长，他走了

我们就不吃苦瓜了。”我们姐妹们一结婚成家后，老家只剩下父母，两人吃食简单，而对于食性“寒凉”的苦瓜，母亲不再栽种。

今年暑假，我们一家人驱车回到老家，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在。我问父亲：“妈妈呢？”“她说你们回来，去赶场买点苦瓜小菜。”“这么热的天，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了。”“你妈妈讲，你自小喜欢吃苦瓜，去去就回来。”在我们交谈过程中，母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。她头戴斗笠，背着布包，汗流浃背。我赶快倒了一杯凉水递到母亲手上，母亲接过放下，从布里拿出苦瓜、丝瓜等新鲜蔬菜，边拿边说：“你们回来，别的没什么，乡里苦瓜多，你喜欢吃苦瓜，我多买点回来。”母亲掏完了，满意地指着苦瓜说，苦瓜我没有到菜市场买，我到村里挨家挨户收来的——看看这苦瓜，又大又水嫩。说完这些，母亲才抽功夫喝水解渴。

听母亲这么说，我感到非常过意不去。这么炎热的天气，年老体弱的母亲，为了满足自己儿子饮食偏好，不辞辛劳走村串户购买我喜欢的蔬菜。母亲坐下来，笑容慈祥，我坐在母亲对面：“以后我们回家，就不必特意购买什么，还是随便点好。”“现在我还做得来，小时候，夏天你没有苦瓜就不饱饭，那时你才磨我哩……”

正如母亲所言，小时不知什么原因让我养成了挑嘴的毛病。这个毛病依然让年老的母亲记在心里，总认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挑嘴的毛孩子。离开老家的二十多年间，我生活过的地域有海南、河北、广东、广西，谁又能照顾我饮食的癖好？即使成家立业，天天往菜市场跑的妻子，也不会如此关照我吃食的偏好。

我陪着母亲说着一些家常话。一年之中难得有机会陪伴母亲，即使回到老家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待在父母身边说话。日渐衰老的父母总是盼望我们回家，仿佛回家就是他们的幸福。母亲摇着扇子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，慈祥安静地搜寻我儿时的点点滴滴，在她的眼里我依然是没有长大的孩子。